

四書研究

王向榮編譯

民國二十二年十一月一日

本教育學會原著

日本教育學會原著

王向榮編譯

四書研究

俞平伯題

譯例

一、譯者此段工作，期待吾國學者因人策己，藉以喚起闡揚學術之宏願。至其內容價值高下，自有本書供讀者月旦。故凡瀏覽此篇者，大率爲國學素有根柢之聞人碩士。以是譯體仍如前刊「倫理學」採用通俗文言以期節省篇幅。

二、本書仍取意譯，期合吾國一般讀書之習慣。例如「論語研究」第四章：「政治思想」，孔子答顏淵爲邦之問，而曰：「行夏之時，乘殷之輅，服周之冕，樂則韶舞。」原文至此戛然而止。譯者於此補入：「兼綜四代、權衡百王，此豈拘拘於一王之法者所得而同乎？」等語，又答仲弓「焉知賢才而舉？」之問，而曰：「舉所知，用所不知，人其舍諸？」，譯者於此下補入：「爾知爾舉，人知人舉，野無遺賢，闕無廢事……」等語，以期文義圓足。類此之例，不勝枚舉，凡皆使合一般讀書之習慣。名曰「編譯」，較合實際，讀者想不以「續貂」嗤之。

三、本書編次：第一篇：「大學研究」，第二篇：「中庸研究」，第三篇：「論語研究」，第四篇：「孟子研究」，第五篇：「儒教之根本思想」。而各篇內容：係按「解題」、「根本思想」；及「倫理」、「政治」、「宗教」、「教育」等思想與其他思想，順序編訂，而以批評殿之。各篇於此等項目間有未具者，而大旨尚不外是。惟第五篇，則申釋「儒教」及「天」、「性」、「道」、「教」各種觀念。譯者以此篇爲本書研究之收場，凡讀本書者，應先瀏覽此篇，於前四篇便如提綱挈領，簡單一切。

四、本書編者一再聲明係著重思想研究，而救濟歷來偏重文學研究之短。但編者於「緒論」，又重言申明：「完全四書研究，以思想，文學兩面相輔而行爲至常」。至如何能使形式、實質，兼營並顧，另成一種完全四書研究之工作。此則鄙人極端致望於閱此編後之吾國聞人達者！

五、本書當著手試譯之始，關於文字疑義之探討，重賴本院同仁 戎春田、

胡幼植兩先生殷殷指導。刊梓伊始，一切計畫及校對煩勞，重賴本課同仁李鳳鼎、張民言兩君幫忙。刊行後，承教育陳廳長、殷伯西、張綬青諸先生，及本院齊院長、李凌斗、鄒小從諸先生賜叙，倍加獎飾。封面及題額，又承俞平伯、蘇吉亭兩先生爲之設計。鄙人且感且愧，無以爲答，並此一鳴謝意！

六、本書於此屆暑假倉促付刊，字句及標號脫落差錯，多有未經校改之處。除由勘誤表一一更正外，完善只有俟之將來。此則鄙人對於閱者抱歉之處，並祈鑒諒！

王向榮識於河北省立女子師範學院二十二年九一八

四書研究序

國於天地，必有與立。中華建國，垂四千餘年，其間時勢遞嬗，姓代更替，外族侵入，而終於同治，王權外落，而政教不移，此其民族社會之間，固有深潭堅定顛撲不破之精神在也。三代而上，政型蠱具，迄周而人倫禮教，遂成社會組織之基礎。孔子生於諸子之間，獨能鑑古察時，發揮光大，成爲儒家。兩漢而後，百家罷黜，復蔚成儒教，三千年來，舉凡我民族生活，社會制度，國家政教，胥奉爲準繩而衍化一切，是固華胄精神寄託之所在也。獨惜歷代儒者，津津然好爲字句之詮釋，小節之推敲，而於儒家思想精義，鮮有作系統之研究者。末世之蔽，儒教僅存軀殼而遺其神髓，乃至無裨於國家社會矣。日本教育學會所編四書研究，總括儒教，分析其要義而納以系統。解說平易，俾一般學子對儒教得普遍之認識，其功實不可沒。向榮先生鑑彼邦漢學研究之精湛，勉吾僑學者以淬厲，

而譯爲是篇，殆有苦心深意存焉。甚望我國青年，於固有基礎之上，以圖改造中國，幸勿過忘其本也！是爲序。

房山殷祖英序於河北省教育廳第一科二十二年八月三十一日

王譯四書研究序

俗語有「舊大家」一個名詞，是指着有祖產不能清查整理，日就窮乏衰微的大家庭而言。我們這個中國，叫她一個「舊大家」，真是像極了。她不但有很豐富的物質產業，并且有很悠久的譜牒，祖訓，家法等類的圖書，堆積如山，等着子孫們來整理。

近幾年來，「整理國故」的聲浪，高唱入雲，但若仔細考查一下，實際上，不過這位學者，攻一部詩經；那位學者注一部史記；總未先將綱領系統立好，把整個的先哲遺產，弄得紛如亂絲。直到如今，尙未將我們幾千年來中心思想傳統的，集大成的四書，開始研究。舍本求末，先後顛倒，完全成了錯誤。就是担任國文或公民的中學教員，也只知注意外國事情，而將我們祖先遺留的四書，漸漸不甚認識；眼看國粹口就沈淪，還大聲疾呼談「國故」，豈不是緣木求魚麼？

四書研究是日本研究我們儒家中心思想最新名著，用作檢定中等學校修身科及漢文科教員的參考書。吾友王君向榮痛國難之日源，慨國粹之淪亡，很悲憤的將這部東洋文的中國古書，譯述出來，以諷示研究國故的國內學者。我很佩服他的卓識，毅力。今讀其譯成的大學論語兩篇，覺得原著固然言簡義賅；譯本更覺淺顯透澈；說句老實話，真是爲吾國中等學校公民科的參考書。

往見日人所著中國文學講話，已嘆其引徵淵博；今讀此編，更服其推闡精透。古人說：「禮失則求之野」，我們受了創鉅痛深的國人們，好好的整理整理自己的祖產罷！

中華民國二十二年八月，東光張澧序於河北省教育廳第三科

王譯四書研究序

向榮王先生，余之畏友也。貌清癯，目奕奕有光，沈默，寡言笑，自奉儉約，而內力充實，志量堅遠，好學不倦，老而彌篤。自民國六年，就任本院講席以來，熱心課業，成績斐著，學生莫不稱頌。每日黎明即起，夜深方眠，孜孜攻讀，若忘昏曉。且一日之事，必以一日完之，未嘗使之稽稽，生活秩然有序，恆而無間，數十年如一日，其精力之超邁，志行之堅定，有非常人所可及者。又以世界大通，學術之範圍日闢，專恃本國文字，不足以資深造，乃從同仁學習日文，借覽東籍，以廣見聞。凡彼邦名著，莫不設法羅致，攻習不厭，所輯既多，學益深遠。近且從事於遜譯，欲借彼邦研究之所獲，以溉國人之學荒。前年譯吉田靜致倫理學，已刊印行世，本年又譯成四書研究，將以付梓。竊以我國近年以來，國事頹敗，學殖荒落。少年新進之士，掠取西人皮毛，好爲眩世駭俗之論，以相

於異。而偏僻嗜舊者流，又復不顧現實，致力於幽深玄默之學，以示不羣。若夫西方實在之科學，應用之技藝，以及我國儒家平實之學，反屏之而不屑道，避之若將浼焉。以故浮說馳騁，莫衷一是，人心失所依歸，道德日以淪喪，產業凋零，經濟破產，社會崩潰，國家將亦淪于不可救藥之境地矣！向榮先生，有鑒於此，前譯倫理學一書，以闡明道德之原理，近又譯四書研究以提倡平實之言論，蓋所以救世道之敝，而矯學人之失。其將來之影響若何，雖不敢知；然而學問之道，非平實不足以致用，此則千古不易之理，可置信而無疑者也。余既欽向榮先生志行之篤，而又感於提倡實學之切要，因畧書所見，弁於簡端，並以就正焉。

民國二十二年九月 齊國樞序於天津女師學院院長室。

四書研究序

四書之名，在昔無是稱也；論語孟子、各自爲書；大學中庸，載於禮記。宋淳熙時，始編四書爲一帙；元延祐復科舉，始懸爲令甲。清代修四庫全書，經部分十類，而四書遂居其一矣。前創後因，久則爲律，是非今古，暫可不辨。惟漢書藝文志謂：『論語者，孔子應答弟子時人，及弟子相與言而接聞於夫子之語也，當時弟子各有所記，夫子既卒，門人相與輯而論纂，故謂之論語。』此說爲較早而可信者，後世各是其說，類多臆斷無徵之辭，未可依據而盲從。其餘三書，則曾子、子思、孟子，宗諸孔氏，而傳述於後世也。

夫孔子之道，彌綸天地，貫徹今古，大莫能名，妙不可測！顏淵之言曰：『仰之彌高，鑽之彌堅，瞻之在前，忽焉在後。』子貢之言曰：『夫子之不可及也，猶天之不可階而升也；夫子之得邦家者：所謂立之斯立，道之斯行，綏之斯來

，動之斯和，其生也榮，其死也哀，如之何其可及也。』孟子之言曰：『孔子之謂集大成，集大成也者，金聲而玉振之也。金聲也者，始條理也；玉振之也者，終條理也；始條理者，智之事也；終條理者，聖之事也。』先哲之贊，萃而觀之，思而索之，可得其彷彿焉。昔讀孔子世家，服膺折衷至聖諸語，心嚮往之，至忘寢食。乃至將世家家語等書中，所記孔子言行，效提要鉤玄之法，輒分類而排比之。見萍實、商羊各事，遂舉之爲生物家；閏月離於畢之語，遂舉之爲天文家；冉有用矛，請討陳恆，遂舉之爲軍事家；夾谷之會、歸魯侵田，遂舉之爲外交家；筆則筆、削則削、游夏之徒，不能贊一辭，遂舉之爲文史學家。尙論古人，卑陋膚淺，至於如此，何其可笑！不但不知孔聖，并及門諸子，且不足以知之，與尋章摘句者，相去幾何，讀書云乎哉！

東瀛爲邦，密邇上國，人習漢學，家崇儒術。近者日本教育學會，編纂四書研究一書，備文部省檢定教員受驗參攷之用。著者自謂：『此書注重思想上之研

究，而超過歷來文字，或文學方面之研究。」老友王向榮先生，粹然儒者，好學深思之人也；一獲此書，讀而善之，譯爲漢文，釐其字句，以餉學者。且以見彼邦研究漢學之法。此所謂與人爲善，取人爲善者也。聞嘗取其書讀之，覺其方法新特，用意周密，條分縷析，頗爲難得。但彼所謂根本思想、倫理、政治、宗教、教育等類；搜集固甚完備，至若精微之處，前人所未發者，彼固無孤詣之境；先儒所已發者，彼尙多未到之見也。試觀同一問孝，因其人而所答不同；同一問仁，因前後而所答又異。即攷孔子自言，往往分歧：旣曰：爲之不厭，誨人不倦，可謂云爾矣；旋又曰：學而不厭，誨人不倦，何有於我哉？旣曰：君子病無能焉，不病人之不已知也；旋又曰：君子疾沒世，而名不稱焉。旣曰：親於其身爲不善者，君子不入也；旋又曰：不曰墜乎？磨而不磷，不曰白乎？涅而不緇。孟子書中，亦多有類此者；東瀛儒士之研究，似乎未能答此疑問，而遽自詡超過歷來他人之研究，噫、過矣！

善乎、王先生之言曰：『假設吾國學者，再不自勉，以後漢學講席，至向彼邦學者一一問津時，彼時之恥，恐比今之割地失土之恥，爲更重且烈也。』此語讀竟，痛徹肺腑；可親愛，同胞乎！忍令嬴秦滅之殘，再見於今日，肯教梁元道盡之歎，重累吾國民耶？夫先哲之道，未墜於地，執柯伐柯，其則不遠。足食足兵，民信之矣，載於論語。財聚則民散，財散則民聚，載於大學。不賞而民勸，不怒而民威於斧鉞，載於中庸。可使制梃，以撻秦楚之堅甲利兵，載於孟子。吾國人讀四書研究者，念茲在茲，身體力行，何畏乎強鄰，何畏乎強隣，庶幾無愧於先哲之傳述，庶幾無負王先生之苦心也歟？

中華民國二十二年九月樂亭李時

序

先儒嘗謂漢儒爲公羊之學，宋儒爲四子書之學，此自舉其大體言之，其實漢儒初亦未嘗不重此四書。大學中庸原出小戴禮，小戴禮主於學官；漢志序六藝爲九種，論語爲九種之一；孟子雖列儒家，而子長既重其人，子雲復重其書，邢卿又爲之章句；特未如宋儒連綴四種，都爲一帙，而名之爲四書而已。然宋儒固非多事也！天下事物之理，其原本同，而末流或異；四書者，蓋論一切學術原理之書也。何以徵之：曰『生之者衆，食之者寡，爲之者疾，用之者舒』，又曰『以義爲利』，經濟學之原理也；曰『爲政在人』，政治學之原理也；曰『有教無類』，又曰『夏曰校，殷曰序，周曰庠』，學則三代共之，皆所以明人倫，教育學之原理也。推而大之極於天道性命，小之及於視聽言動，所謂學人不能盡知盡能，與愚夫愚婦可以與知與能者，莫不該焉。則此四子書者，固宜吾國人人必讀之書。

也。往者儒生讀四書，其知識或不及今人，而國家收人材之效；今者學子棄四書，其知識或多於昔人，而國家乏真材之用；蓋本之則無，雖材藝優長，而不能致其爲公之心，德薄者流卑，此自然之理也。向榮先生，盪然憂之；因慨夫東鄰日本，往嘗襲取中土文獻，而維新以後，不棄其舊，而益恢弘擴張之，本末兼治，國勢日盛。還顧先進之吾國，反墮乎其後，九一八以來，幾幾不克自振，是弁髦固有學術之過；國魂盡失，其極將有滅種之虞！嗚呼！有識之士，其以先生爲私憂過計也乎？！先生解東鄰文字，多讀其書，於彼邦研究吾國學術之書，尤深致意。意欲促吾國學術界之反省，因取彼邦學者所著四書研究一書，竭數月之力，遂譯一通，都十餘萬言，其用力之勤，與用心之盛，同輩未嘗不竊歎也。今將以是譯付之排印，謹諉作序。余與先生爲忘年交，旣夙服膺其爲人，而又喜是譯將爲國學張目也，因爲序四子書在學術界之重要，及先生所爲淺譯四書研究之微意以歸之。至原書之內容，則先生自序已詳，茲不復贅云。

鄭慶二十二年八月十六日，於女師學院。